

扩容之后的大明湖,让泉城这颗明珠更加璀璨。可是,在璀璨的光芒下,我们这代济南人,眼前还时常闪现出那些被光芒“淹没”的老街巷。

记得那是2007年,为了迎接2009年的第十一届全运会,市政府实施了大明湖扩容工程。扩容就要拆迁。于是,原来位于大明湖南岸的那些老街巷便被历史所“淹没”,其中有学院街、秋柳园街、北曾家桥街、汇泉寺街、贺胜戏场街、北门里街、前高祥后街、后高祥后街、东西历山街、南北历山街、木头园子街、皮家胡同、东玉斌府街、东镰把胡同、西镰把胡同、阁子前街、阁子后街等。

地名是地标,地标也是历史。秋柳园街是因为王士禛的秋柳诗,秋柳园而得名;前高祥后街和后高祥后街,是因为街上有户的高大院墙而得名;学院街得名于清代提督学院的所在地;汇泉寺街曾名二郎庙街,得名是因为街上有座不大的二郎庙;北门里街是因为地处北水门内而得名;仪宾是明代时对宗室诸王女婿的称谓,东玉斌府街是因为街上曾经居住过陈姓仪宾(谐音玉斌)而得名;木头园子街是因旧时曾是堆放木头的场地而得名;东西历山街和南北历山街因为可以望见历山(千佛山)而得名;太平街是因为街上的太平泉而得名;东、西镰把胡同是因为街道的形状类似镰刀把而得名;北曾家桥的得名是因为旧时街上有座冠名曾家的小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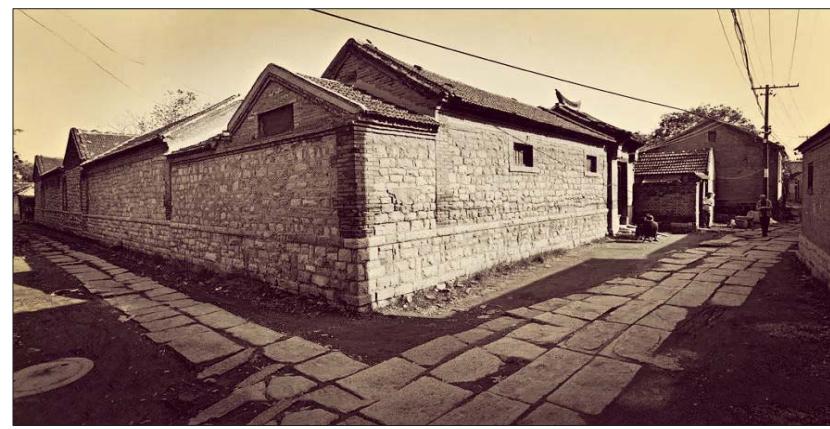
旧时济南府曾有座汇波寺,三开间,道教庙宇。汇波寺地处丁字路口,其三面所对的街巷早先被称为汇波街;又因为寺上建有阁楼,所以来就以阁楼为地标,其南面的街道被称为阁子前街,北面的街道被称为阁子后街,西面的街道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阁子西街。阁楼及寺庙早在1946年就被拆除。

“贺胜戏场”的街名更有意思。清末时,街上有处颇为简陋的“火神戏场”,俗称“大舞台”,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火神诞辰之日,这里都会有祭祀火神的演出。上世纪30年代,戏场失火被毁,且没再重建,于是人们就把这里称为“火剩戏场”。或许是“火剩”的说法不吉利,于是便谐音为“贺胜戏场”,此后便成为街名。

其实,在大明湖扩容之前的二三十年间,随着明湖路的拓宽改造和街道名称的几次调整,一些旧时的街巷名称或被撤销,或被合并,已经成为历史。如:司家码头、大梁隅首、小梁隅首、二郎庙街、阁子西街等。

被大明湖新区“淹没”的这些老街巷,由于地处湖畔,且又是城内诸水流入大明湖的途经地,因而地下水位较高,每逢夏秋雨临,清泉石上流的情形便会重现。当年我特别喜欢“清泉石上流”那种感觉,那么恣意,那么惬意,那么身心舒畅。

在上面这些街巷中,对文人墨客而言,秋柳园街无疑名气最大。旧时的秋柳园街多有弯曲,且宽窄不一,因为紧邻大



▲曾经的秋柳园街



明府城史话

“淹没”在大明湖新景区的老街巷

□杨曙明

明湖,所以那青石板路面成年累月都是潮乎乎的,传说这里曾经是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读书的地方。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祖籍诸城,后迁居桓台。“济南山水天下无,剩山残水还自殊”,当年,王士禛在游历济南的时候,曾用诗文对济南山水做过很多充满感情的吟诵。顺治十四年初秋,他会诗友于大明湖的水面亭,怅然有感,赋诗《秋柳四首》。诗中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柳”字,令人称绝,甚为文人推崇。后世文人为了迎合他的诗作,便成立了“秋柳诗社”,并建馆舍多间,取名为“秋柳园”,门前的街道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秋柳园街。时下大明湖新景区内有处“秋柳园”,此为修缮翻新后的“秋柳园”旧址。门前有简介,记录了秋柳园的变迁和沧桑;院内正堂名“清远堂”,厅内陈列有王士禛的画像以及他的文学成就;正堂二层为“秋柳诗社”,为文人墨客舞笔弄墨的地方。正堂北的水面上,有天心水面亭,与历下亭遥遥相对。置身在水面亭上,秋柳园、秋柳诗社、碧波明湖、历下亭,构成了秋柳含烟的胜景。每每置身此地,我都会触景生情,都能感受到“青石板作纸,杨柳枝为毫,明湖水泼墨,秋柳诗成行”的意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那几年,我曾在济南船用机械厂工作过多年。我们厂子里的马师傅家住汇泉寺街南头路西。他们

家不大的小院内有口水井,夏日里我们坐在小院里聊天、喝酒,吃个在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那种美好的感觉至今说起来还滋滋有味。不过,在上面这些消失了的老街巷中,我最难忘的还是南北历山街。因为这条街不仅是我当年上下班的途经之路,而且还因为这里有杨秀芝。

1929年出生的杨秀芝,1952年起参加街道居委会工作,长期担任南北历山街居委会主任,直到去世前还担任着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她从小杨、杨大姐,到杨大妈、杨奶奶,从事居委会工作50多年,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当年历下区、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居委会工作的旗帜、标杆,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居委会的工作,都是些事关群众生活的琐碎事,可这些琐碎事,却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威望,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杨秀芝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南北历山街地处老城边沿,当年为了解决居民生活的不方便,她带头凑了20元钱,从“提篮小卖”开始,一步步创办起了经营400多个品种的便民服务商店,成立了容纳140多个孩子的托儿所,办起了学生小饭桌、缝纫组、面条加工点、奶站、儿童课外活动站等设施,居委会服务项目达到20多个,在全国首创了“十不出居”的经验。这个“十不出居”后来在全市和全省得以推广。

当年上下班途经南北历山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看到她老人家忙忙碌碌的身影。那时候我们虽不相识,但我很敬佩她;后来我们相识了,她让我更敬佩了。别的不说,仅是当居委会主任前28年分文不取,没有任何报酬的无私奉献,就值得后人永远纪念她。时下大明湖新景区的鹊华桥,就坐落在南北历山街的旧址上。站在鹊华桥上,我北望南眺,眼前还会闪现出南北历山街的街景,还会闪现出杨秀芝那不知疲倦的光辉形象。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虽然破旧立新是社会进步之必然,但历史是“旧事”集锦,城市文脉要靠“旧事”连串,但愿我们的城市建设者们,在搞好建设的同时,莫忘续写好历史文脉,多出“秋柳园”这样的力作,方无愧于先贤,无愧于后人。

【城市微旅】

七聘堂前随意草

□武存中

“七聘堂”前随意草,不知道如今是不是还在盛开?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被称为济南人的风骨的“七聘堂”?还有没有人知道张养浩?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一生经历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数朝。少有才学,荐为东平学正。历任礼部、御史台掾属、太子文学、监察御史、官翰林侍读、右司都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后辞官归隐,朝廷七聘而不受。然而,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张养浩出任陕西行台中丞,是年,积劳成疾,死于任上。

他直言敢谏,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正月初七元宵节,英宗欲在宫禁内张灯结彩,张养浩上书阻之,说:“民间禁灯,宫廷更应谨慎。玩乐事小,影响很大;快乐很少,忧患很多。我希望皇上把节俭作为准则,把奢侈行乐作为警戒……”英宗大怒,看过奏疏之后又高兴地说:“不是张希孟不敢这样。”便取消了燃花灯。并赏赐给张钱财布匹,表彰他的正直。这年六月,时任参议中书省的张养浩突然请辞了,借口是父亲年迈,需还乡奉养。后朝廷召其出任礼部尚书,张养浩仍不拜。至治三年(1323),朝廷又以吏部尚书之职征召,张养浩依然请辞。泰定元年(1324)召他赴大都任职,又请辞。泰定二年(1325),朝廷以“淮东廉访使”之职征召,他依旧请辞不赴。自至治元年(1321)至天历二年(1329),八年间朝廷七次征召,张养浩均不赴任。

天历二年(1329)文宗正月,陕西大旱,野有饿殍,路有白骨,甚至“人相食”,朝廷任命他为“陕西行台中丞”赴陕赈灾。他接到任命后,二话不说,立即把自己家的财产散尽,登车向陕西进发,碰到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后他一直住在官府,他严格执法,打击营私舞弊,惩治贪污盗窃,印了“米票”,在其背面加盖印章,命令商家凭印章卖给百姓,然后拿着“米票”去府库换取银两。他又向朝廷请求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七月二十七日,张养浩“得疾不起”,劳累病逝于任上,享年60岁。

这就是济南人的性格,并不是所有人都爱高官厚禄,也不是所有人都只图自己安逸宁静的晚年生活,一切都出于个人的随心所欲,情致所向!什么“吏部尚书”,什么“淮东廉访使”,他不稀罕!然而,只要人民需要,只要灾民一声呼唤,他就会抛开一切,毅然出山。这种重如泰山的担当,不就是济南人的性格写照吗?

他在《翠阴亭记》中写道:“人之处世其去就,无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处也,非苟洁身,要之各适于义为无歉。”无论是进是退,都不是为了一己之利,也不是洁身自好,而是实践圣贤之学和磨练自身的过程,都是为国。老百姓为纪念他“七聘”而后起,称他的居所“张公祠”为“七聘堂”。

张养浩的一生就像这随意草,朴实无华而又光彩照人。

他的居所原来的街名叫“尚书府街”,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被拆除了,其位置在现在的省府之前的一条小巷里。现在他的老家“云庄”依然还在,他的坟墓在北园立交桥之下,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去凭吊的人已经很少了。

七聘堂前随意草,随风随雨向天涯。不求日边彩虹照,寂寞无声年年发。

东边石碑有“元御史中丞赠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张公墓”字样,西边为龟驮碑,碑首有龙身雕饰,碑文中有关于“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赵贤巡抚山东监察御史钱岱”字样。

《齐乘》里的济南山水

名胜比比皆是。

在《齐乘》卷一山川中,济南的山占到了21个,辑录了历山、函山、华不注山、鹊山、龙洞山等诸山,除了描述它们的地理方位外,还对它们的逸闻轶事有所述及,并对有关史实内容进行辨析和勘误。介绍济南的历山时,于钦首先引述了曾巩的《齐州二堂记》,肯定了曾巩所说的此历山即舜耕之历山。于钦似乎钟情于济南的山水,专门赋诗一首予以赞美:“济南山水天下无,靖云晚日开画图。群山尾岱东走海,鹊华落星青照湖。”

于钦在介绍华不注山时,对《左传》中所谓华不注山即靡笄山之说有异议,根据自己的辨析,认为靡笄山当为历山之别称,非华不注之异名。

书中还介绍了西龙洞山和东龙洞山,按于钦的描述,“竺僧朗事佛图澄硕学渊通与隐士张巨和居此,因号朗公谷,今有朗公寺”,结合下文古迹中介绍灵岩寺的内容,西龙洞山应在长清灵岩寺,东龙洞山当是今龙洞无误。而对函山、奎山、鹊山其他诸山,则简略地一笔带过。

《齐乘》卷二主要是介绍水系的。济南的水系首先介绍的便是泺水(即趵突泉),书中描述了趵突泉的景致:“今府城西平地泉源觱涌,雪涛数尺,声如隐雷,旁合马跑金线诸泉,周可数亩。”并对泉水流向作

了详细说明:合众泉汇入大明湖,注之东北至华不注合华泉,然后入大清河导之东行,曲行五百里入海。

而《齐乘》中对大明湖是这样介绍的:“泺水北为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净池,池上有亭,湖水引渎东入西郭而侧城北注,又上承东城历下泉源竟发北流出郭注泺水,详此则大明湖亦源于泺城西五龙潭侧,古有北渚亭……周十余里。”《齐乘》还将趵突百脉七十二名泉一一列出,于钦对名泉碑上远至灵岩诸泉俱载,而华泉、净明泉则不取的事感到不解,流露出有意重新拟定一份七十二名泉名单的想法。书中提到的这些泉,有的至今尚在,有的则湮灭不见。

在济南的山水之外,《齐乘》在卷五中还辑录了济南的名胜古迹,舜井街上的舜庙,趵突泉侧的娥英庙,以及历下亭、北渚亭、鹊山亭、百花桥等古迹,并考证出原在历山台上的唐历下亭当在城西面,而不是现在的大明湖心。

《齐乘》的最后一卷人物,于钦更是惜墨如金,将其言简意赅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济南人伏生、房玄龄、秦叔宝等人皆是一语带过,贵为唐朝宰相的房玄龄,只一句“齐州人,墓在济南东南采石山”便交代了。倒是对辛幼安不吝溢美之词,赞其有忠英之气。

【行走济南】

□李建设

《齐乘》是元代地理学家于钦编纂的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齐”,即是齐邑,以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所辖益都、般阳、济南三路为主;“乘”,即“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引申为历史,为史书的方俗异语。《齐乘》的意思便是古齐邑的历史,专记三齐舆地山水名胜及风土人物。它是山东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也是全国有名的地方志之一。

《齐乘》的作者于钦(1284—1333年),字思容,祖籍文登,官至中书省兵部侍郎。初以才干被授推西廉访使者书吏,不久便擢升为山东廉访司照磨,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元延祐六年(1319),山东大饥荒,于钦旨赈恤齐地灾民,颇得百姓爱戴。后又任益都田赋总管,遂定居益都(今青州)。

于钦重视方志的编撰工作,在他为官山东期间,深感山东一带多遭战乱兵燹,志书多散佚不存,就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收集资料撰修齐书。作为齐人的于钦,又在齐地为官,自然对齐地的风土人情最为熟悉,对地理山川的描述也较为准确可信。

既然《齐乘》是专记三齐故地的历史和地理,所载内容都以益都(今青州)、般阳(今淄川)和济南为主,并附曾为齐邑的高唐、禹城、聊城、临邑等县。当时,益都属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又是于钦的定居之所,故益都地位高于济南。然而济南在《齐乘》里的篇幅也占据了半壁江山,山水